

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

三国晋第四函
函十册

全晉文卷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楊偉

偉字世英馮翊人仕魏文帝明帝爲尚書郎後參大將軍曹爽
軍事入晉爲征南軍司有景初厯三卷桑丘先生書二卷時務
論十二卷

上景初厯表

臣覽載籍斷考厯數時已紀農月已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
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
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厯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
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涵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
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
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

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麻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于春秋說褒貶糾黜司麻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日降暨于秦漢乃復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于是改正朔更麻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麻校中朔所差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日攷疏密日建寅之月爲正朔日黃鍾之月爲律麻初其麻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麻施而行之至于今日攷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日臣前日制典餘日推攷天路稽之前典驗之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麻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麻數

呂大呂之月爲歲首呂建子之月爲厯初臣呂爲昔在往代則法日顓頊曩自軒轅則厯日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厯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厯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厯臣之所建景初厯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呂攷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竝臣如此之妙也是呂累代厯數皆疏而不密自黃帝呂來常改革不己壬辰元呂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止此元呂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爲厯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元法萬一千五十八

晉書律厯志
下宋書厯志

厯議

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圓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厯之本法

而懸聽棄法之末爭則孟軻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者也
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
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于挾故而
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為挾不知而罔知也

晉書律麻志中黃
初中楊偉議云云

諫明帝治宮室

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亡人傷孝子

心不可已為後世之法則

魏志曹爽傳
注引世語

時務論

轡策鞞摯之具設雖剛怒麤戾蹄齧之馬若足

一作
若是拘鞞繫口啣

轡勒箠策必至則躡躡循軌

御覽三百
五十九

賈充

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逵子太和中襲爵陽里亭
侯拜尚書郎後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

大五百。一
小四十九

事轉右長史呂從征諸葛誕功進爵宣陽鄉侯遷廷尉轉中護軍弒高貴鄉公及陳留王卽位進封安陽鄉侯加散騎常侍晉國建封臨沂侯武帝卽王位拜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頴侯及受禪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尋代裴秀爲尚書令改侍中出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不行遷司空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末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伐吳吳平增邑八千戶太康三年卒追贈太宰禮官議謚曰荒不納謚曰武有集五卷

表裴頠

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呂興隆

國嗣

晉書裴頠傳

辭大都督表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

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

晉書賈充傳伐吳之役詔充為大都督

請召還諸軍表

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諸軍為後圖雖腰

斬張華不足為謝天下

晉書賈充傳

齊王攸為弘訓太后服議

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于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

其子禮充議曰為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

統承祀非謂不得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

晉書

賈充傳

衛瓘

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

案左思傳有陳留衛瓘乃衛瓘之誤

魏尚書覬子明帝時

襲爵闈鄉侯為尚書郎徙通事郎轉中書郎高貴鄉公時遷散

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轉廷尉卿尋持節監鄧艾鍾會軍

事行鎮西軍司蜀平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
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晉受禪轉征東將
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
牧徙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咸
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太康中遷司空領太子少傅進太保
惠帝初錄尚書事輔政爲賈后矯詔所殺諡曰成有論語注八

卷

請議郟詵假葬除服表

前太子洗馬濟陰郟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
歸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
曰爲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今欲
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通典一百
三太康中
請除九品用土斷疏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曰閭伍之政足曰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曰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自茲曰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攷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曰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于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曰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曰土斷定自公卿曰下皆曰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曰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卽華競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

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曰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

典也晉書衛瓘傳太康中瓘與太尉汝南王亮上疏

奏免山濤

濤曰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曰為無專節之尚

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晉書山濤傳

奏請贈鄭默三司

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晉書鄭默傳

與某書

頓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闕音敬望想盡懷在外累年始爾得還

情甚踴躍旦望州里上領節度明日乃入奉說欣承福昨自一作

白不具瓘惶恐死罪涪化閣帖二

與魏舒書

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晉書魏舒

傳舒曰司徒劇陽子遜位還第司空衛瓘與舒書又見御覽四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

衛恆

恆字巨山瓘子咸寧中辟司空齊王府倉曹掾泰康初轉太子舍人歷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惠帝初與父瓘同遇

害

王昌前母服議

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為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合服此為論嫡則死議服則生若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曰為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復

晉書禮志中泰康元年倉曹掾衛恆議云云案王昌事詳前竟陵

王柳文書

一日有恨知問未面為歎欲七日去邪恆白

淳化閣帖二

大三百七十六
小一百十三

四體書勢

古文

昔在黃帝創制告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曰代結繩蓋覩鳥跡曰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曰類爲形配曰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曰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義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曰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

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曰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曰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案有脫文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曰舒光木卉萃尊曰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曰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奪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

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已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晉書衛瓘附傳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

篆書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厯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小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善之出呂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日摹印六曰署書七日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

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
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
曰繆篆所曰摹印也六曰鳥書所曰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
篆書爲正曰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
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斯而亦稱善邯鄲
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曰
能書畱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
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
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當有缺文
鍼缺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虫
蛇之棼縕揚波振擎鷹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
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
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翩翩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駘

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撫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觀其卻閒般倅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于紈素爲學藝之範圍喜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頗仰舉大略而論旃晉書衛

隸書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已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已攻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

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又蔡中郎集又水經注河水四又藝文類聚七十四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七百四十九引蔡邕篆勢

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呂
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呂勤書自効
是呂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呂釘壁玩之呂爲勝
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爲太字邯鄲
涪宜爲小字鵠謂涪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
弘教于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涪鵠不同然
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鍾氏小
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
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
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窮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
砥平繩直或蜎蜎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
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
飛煙嶄巖巖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